

一把钢枪交给我

□ 苗文金

翻开家里的相册,一张照片格外引人注目,里面一位穿着军装的士兵,捧着鲜花,高高地站在奖台上,笑颜中含有些许苦涩。这位士兵便是我。那是在一次比武中获奖时的情景。看着泛黄的照片,往事瞬间闪现在脑海中。

部队每年会组织军事比武,作为军械员的我也要参加专业技能比武。其实我能被选中,依靠的是理论功底扎实,而不是枪械操作水平。平时我的理论考核稳居榜首,而枪械操作却吊在“半山腰”。比武高手云集,我怕榜上无名,连长鼓励我:“日子还早呢,怕啥,枪握你手里,听你指挥。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一天来一百次,看有提高不?”他的话让我信心倍增。

每天尖子队固定训练结束回到连队,我便一头钻进枪库,操起枪,咿哩咿当练起来。沉闷的空间,孤独的影子,简单重复的动作,耳旁响着单调的声音,心情烦躁,便换来通讯员掐表计时。快的话,我会激情昂扬,乐不知疲;若是慢了,心有不甘,然后再战。

不到两天,我的双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这些“光荣疤”皆是与枪械部件“亲吻”的见证。午休或深夜醒来,双手如火燎般的痛。右手大拇指还磨出了个大水泡,那是多次摺复进簧尾锤所致。在煎熬中水泡成硬茧,我的手感来了。双手上下翻飞,枪支霎时分解,瞬间结合,就像变形金刚,美不可言。

白日操作已无忧虑,我最担

心是夜间操作。一块纱布蒙上,眼前黑漆漆,什么也看不见,仅凭手感。夜间操作最难的不是分解,而是结合,一把枪三下五除二拆散,零部件需按规程结合,环环相扣,马虎不得,否则就会耽搁时间。刚开始我连枪都组装不起来,很是郁闷。枪不听我指挥,怎能胜任岗位呀?于是我琢磨规律,摸索出部件要在固定位置,摆放有序;双手无限缩短与枪支的距离……克服了困难,成绩一跃而上。钢枪握在手,终于可以冲锋陷阵了。

第一次模拟比武,我理论仍居榜首,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因紧张失误连连,实际操作排名在后。连长知晓后,便利用点名、饭前、教育等时机,召集全连官兵看我“表演”。一来二去,我的心理素质

得到提升。

军事比武那天,选手们各显神通。还未上场,我已紧张万分。军械股长看出后又一番安抚,我才心定了场。比武进行的非常顺畅完美,可在最后关头,夜间步枪操作时,一阵紧张袭来,手不由颤抖。越是着急越搞不定,在附件筒装上连续失误了三次。我清楚地听到场下有人替我惋惜。最后加上军械理论百分,我综合成绩第二,若不失误,铁定是第一,但战场没有如果。

有些路必须走下去,否则会后悔。若走得好,便是精彩,若不好,那是经历。而我认为,一把钢枪在手,赋予了使命,不管如何,它既是精彩,又是人生经历,不是吗?

『我|爱|我的|祖国|』

科技人的变与没变
——献给伟大祖国母亲的70芳华

□ 刘宁

七十年,沧海横流
弹指挥间
天安门城楼
一语振大地
响彻云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轮红日
从东方大地喷薄而出
从呀呀学语
到豆蔻年华
再到而立中年
科技人岁月如歌
七十年,带风沐雨
原子弹氢弹爆炸
东方红卫星上天
科技人涅槃重生
变了,又没变
七十年,变了
岁月苍老了无数科技人的容颜
留下的是娇艳的美姿
两弹之父邓稼先
导弹之父钱学森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神州大地
旧貌换新颜
七十年,又没变
多少人智士
怀揣家国情怀
远渡重洋“强身健体”
而后辗转回国
初心不改
愈发根深蒂固
一刻也不敢忘怀
一腔热血献给伟大的祖国
七十年,变了
原来用算盘计算原子弹氢弹参数
到如今
“神威·太湖之光”照全球
“嫦娥”奔月会玉兔
中国高铁
AI 牵手人工智能
5G 引领世界
中国质效跃上新的高度
七十年,又没变
科技创新
服务中心大局
助力中国经济腾飞

一直是科技人不懈的追求
七十年,忠诚担当的底色没变
从昨天到今天再到明天
无论风霜雪雨
战天斗地的风骨没变
变的是岁月
七十年,恪尽职守的使命没变
一代又一代的科技人
火炬传承
平凡中彰显崇高
伟大中耕耘荒芜
无尽芳华科技人
七十年,风雨兼程
党旗下定铮誓言
庄严暖春晖
赤胆融血液
荡气回肠
穿越春夏秋冬
生生不息
时代变革中竞风流
为人民服务
一切为了人民
是科技人高尚的荣光

七十年,在变与不变中
破解改革发展的答卷
创新发展的精髓没变
改革开放的大势没变
砥砺前行的初心没变
七十年,春华秋实
岁月更迭
科技人做了无数次改变
只为心中永恒的不变
四个全面
五位一体
四个自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的中国梦
适逢良机
是科技人献给新时代最美的诗篇
高攀巅峰的夙愿
不负祖国
不负人民
不负岁月
让无数科技人
张开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两翼
矢志不渝
一直奋进在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上

(作者系蓬安县科协主席)

『诗|笔|』

桃花与春天
(外二首)

□ 黎均平

在桃花岛,每一朵桃花都是毒药
每一位路过的人,都想用眼睛“喝”下
然后一醉不醒
在桃花岛,每一朵桃花都中了岳池的毒
每一位赏花的人,都被交叉感染
来了就不想走,想走也走不掉
在桃花岛,每一朵桃花都会谈论农旅
文结合
每一位聆听的人,都急于把心胸打开
想入非非又跃跃欲试,真的像中毒很深……

花,非花

花,非花
挺过了整整一个花季。几近枯萎,还在坚守
欣赏的目光越来越稀少
她一再蜷缩,退让,躲闪,仿佛随时都

会从枝头上坠落
甚或,从不屑一顾的目光中滑落
风,一阵紧似一阵,像是催命
而此刻,感觉:她比我淡定,纯净。
请尊重一朵桃花的春天
不知要经历多少抗争,才集聚起灼
人的绽放
不知要经历多少企盼,才迎来偶然的
幸临
一朵桃花的春天如此
一个人的春天,又何尝不是?
一朵桃花的春天,与许多桃花的春
天,有着相似际遇
只有桃花的春天,不是真正的春天
而只有春天的桃花,注定等不到下
一个春天

『摄影作品|』



喷薄欲出

肖定怀摄

朋友从遥远的北方过来,我特地赶到长途汽车站等候。我去得稍微有点早,闲着无聊,便在候车室找了个位置坐下,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看了没一会儿就觉得两眼酸胀难受,只好放下手机。

候车室里人还真不少,坐着的、站着的、靠着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埋头玩手机。坐我左边的是个漂亮的姑娘,她两手都没闲着,动作堪称神速,几秒便打出一长串文字;靠我右坐的是个中年人,怀里抱着个背包,两手横拿着手机放在背包上,目不转睛看着电视剧;对面一小伙子翘着二郎腿,斜靠在椅子上,一边飞快地滑动手机屏幕,一边摇头晃脑很享受的样子;他旁边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姨,手机接通着视频,兴高采烈地大声说着话;站在通道一个人,一会儿看看候车室外,一会儿摸出手机看看,心神不灵的样子;还有一个小男孩儿,拿手机玩着切水果游戏,格外专心……

在候车室靠窗的一个角落,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的不是手机,而是捧着一本书。她靠着椅背抿着嘴角,偶尔抬头看看。她皮肤微黑,一张宽脸,留着齐肩长发。说实话,她看上去真的不好看,甚至感觉有些老土。

最美的样子

□ 徐光惠

也许是坐得太久,她合上书本站,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望了望大厅的显示屏,又站在原地旁若无人地看起来。天快黑了,外公还没回来,我跟着外婆来到地里,却见外公躺在草地上,捧着书正看得如痴如醉。
外婆哭笑不得,嗔怪道:“老头子,你看看这天都快黑了,让你挖红薯,结果挖到书本里去了啊?”外公如梦初醒,悻悻地笑笑,赶紧担起红薯往家走。外公看书时的样子,是我童年里最美的记

忆。
如今,低头玩手机的人比比皆是,有人因玩得投入,一头撞到电线杆上,样子一定狼狈不堪,但如果看书撞上电线杆,则会感觉傻傻的可爱;有人翘着二郎腿玩手机,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如果翘着二郎腿看书,就会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美感。因为,看书的样子一定是最美的。



『小|小|说|看|台|』

二表哥

□ 代应坤

去年夏天,我走出大学校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工作,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这一窜,窜出了与二表哥有关的事情。

我读大一时的正月初三,二表哥开着“奥迪”轿车来到我家。这是一辆北京牌照的轿车,八成新,车身擦得锃亮,就像二表哥的穿着一样,光鲜,时尚,大气。二表哥的到来,让我家老老少少很有面子,就连平时对我爸爱理不理的村主任老韩,那天也跑到我家,看“奥迪”。

二表哥年轻时练过武术,据说

跟人单挑,无论对方多么年轻,体格多么健壮,不出一分钟准能把人放倒。虽然话这么说,但其实谁也没有看见他跟别人交过手。

二表哥脑袋瓜活络,会及时调整经商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讲“在生意场上快成精了”。

前几年,市里、县里搞招商引资,任务分到单位,完不成任务,党政一把手就要被问责。许多没有路子的单位跑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利用老乡关系寻求资源。还别说,二表哥居然撮合了两家。

最近两年,内地的招商的引资热度似乎有点降温,加上大环境下的经济不景气,二表哥用上了“洪荒之力”,也没能撮合成任何一家企业入驻我们县。

但二表哥就是二表哥,去年冬他又注册了一家公司,据说生意做得不错,只是他从来不给我们讲业务范围。我曾经几次提出到他的公司看看,他摆摆手说:“小屁孩读你的大学,社会上的事少知道为妙。”把我说得一头雾水。

二表哥的神秘表情在一定程度上

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尽快去二表哥公司看看。当然,我没有丝毫恶意,就是想探个究竟。

那天下午,我从H市1号地铁站出来,准备到住在本市的同寝室同学家里去。我走出地铁口,站在路边等的士,忽然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循声望去,只见三个凶狠狠的黑衣男人,正把一个穿西服胖子往轿车里面弄,其中一个人很像二表哥。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在胖子被推进车子的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我二表哥铁青的脸!我喊了

一声“二表哥”,车已经开出了10米远。

他怎么会H市?他不是在北京吗?他刚才看到了我吗?一连串的疑问悬在我脑海里。

我掏出手机拨打他的电话,21遍,无人接听;我寻找公用电话亭,满大街没有。情急之下,我拦住一位年龄跟我相仿的男士,急切地说:“我有急事要用手机,能不能用一下你的手机。”对方犹豫了一下,露出狐疑的表情,我赶紧掏出毕业证给他看,他把手机递给了我。

手机很快接通,电话那头是二表哥不耐烦的声音:谁呀?我正在忙事情呢。我说:“二表哥,是我,我刚

才在地铁口看到你了,我想到你公司去看看。”他立马掐了电话。

我坐在马路边的铁椅子上给二表哥发信息。一下午发了30多条信息,他一条都没有回。

我拖着铅一样重的双腿,行走在H市的人行道上,此刻黑色的夜幕笼罩在这个城市,但不要紧,高悬的路灯、闪闪的霓虹会很快穿透夜空,还这座城市本来的美丽。

我是法律系毕业生,却阻挡不住二表哥错误的脚步,想到这,几滴热乎乎的东西滚出眼眶。

此后,二表哥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半个月后,舅舅收到了H市公安局的通知书。